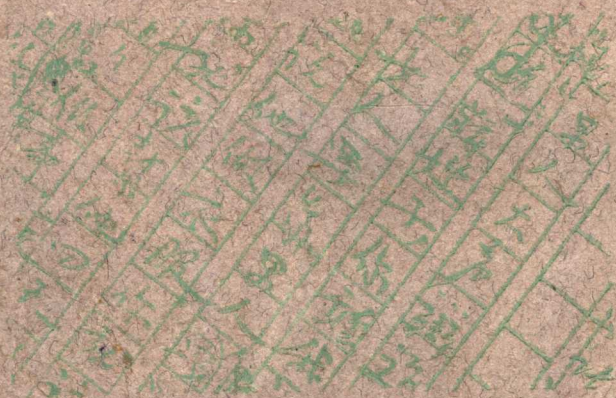


十人小診集

沙汀 劉白羽 巴金 一梅 碧野 S 田 列躬射 牧野
瀾 Y 野 林 文 金



友聯出版社刊行

十人小說集

沙汀等著

又平出版社刊行

望道先生惠存
又平出版社贈
三二七二

十人小說集

有禁
版權
印翻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初版

著者 沙汀等

編輯者 冰蠶

發行人 張維良

發行者 文韋出版社

印刷者 南方印書館

重慶新生路三十三號
重慶民權路三十七號

十人小說集

目次

公道	沙汀(一)
陸康的歌聲	劉白羽(二一)
夫與妻	巴金(三七)
前夜	一文(缺)
睡	梅林(四五)
麥季	碧野(六七)
楊花篇	S y(一五三)
陳斐爾教授	田濟(一七三)

次

目

集說小八士

等丈夫下辦公回來

列納翁(二九九)

小騙子

牧野(二一九)

編後小記

編者(二三七)

公道

沙汀

那個小個子半老女人，已經不復能忍耐了。一早她便不時望望那些訴苦不休的請求者，希望他們趕快完結，好讓鄉長去主持一樁更加重大的公道。現在，她簡直是在向他們怒目而視了。

她叫收荒的宋老婆子。以收荒貨爲業，每逢場期便在場口擺開她的攤子，幾件補釘過的衣服，一襲只有褶是新布的褲子，以及破爛的碗盞等等。然而連一天，爲了解決她那女兒的問題，她只好破例給了自己休假。她的女婿是上年年出外，三月前得到消息，他已經在宜昌犧牲掉了。

女婿陣亡的消息證實以後，遺孀已經同她那獨身的親家講過兩回理了。現在兩造聚集好的證人已經在中街上等了很久，還是因爲趕場天要求主張公道的人太多的原故。因爲那種不耐煩的逐漸擴大，她就忍不住咕咕咕咕起來。

但是沒有人理睬她。只有本街上幾個看熱鬧的人明白老娘子是在生氣而已。而當鄉長快要宣佈一場公正的結論的時候，一個瘦的廋廋的警士，高戴着軍帽，急走着趕過來了。

這是朱大娘的兒子。原在本街上賣瓜子紙烟，三個月前才在城里補上警察的缺。他在監度上帶着那種榮歸故里的人的矜持神氣。他望着母親責嘆。

「你這半天在做甚麼啊？」他望着母親責嘆。
「做甚麼？」收荒的野圓眼睛叫了：「嚇！嚇！嚇！吓公做吓人太急的現好。因急吓驚然而警兵不再理她，他懂事的走向鄉長，行了一個不很合格的軍禮。他請求他立刻動步：這時候鄉長已經把公道主持好了。

「你也讓我鬆口氣呢，」鄉長見怪着：「我連早飯都沒有吃啦！」

「你老人家不曉得，」收荒的陪着小心，「他在城里還有公事……」

鄉長忍俊不禁的笑了起來。這是一個大塊頭村夫，鷹眼子，肥鼻頭。他的出身模糊，但

總不外是憑槍砲打出世界來的。他沒有料到他的調笑把警兵弄發火了：雖然三月以前他還被人叫作長姓子的，而他現在已經變來愛發脾氣。

他睜了哪嘴，借題發揮的瞪着母親嘆道：「早飯還不曉得吃嗎？不村的鄉長答。

「你少開點腔哇！天底下的衙門多清在呢！……」

他生氣了，車身走出茶館去了。

但大塊頭並未注意及他：驀才一張口，他便被一個抱着一個裝着花籃袋的人拖往一邊，去了。轉來的時候他也並不動身。他叫人端了一大鉢肥腸粉來，於是蔡呢帽往腦後一掀，捉捉桶管，十分專心的吃將起來。

他是很能吃的，而且總是不擇好惡的塞，一肚子完事。他渾名龍哥。當了七八年公事，直到主任變成鄉長他才卸職。然而那個繼他上台的智識份子因為一簞莫展，而且場上隨常發生岔子，於是士紳們重新請他出山。他上任已經幾個月了。

在他吃吃喝喝當中，收荒的特別走過去向他張羅。但他只顧滿頭大汗的吃着，直到連湯滾水水都喝完了，他才感覺過飽的嘆一口氣，一面擦袖角額頭嘴巴胡亂揩了一通。

隨後，他打趣似的盯住老娘子笑了起来，問道：

「說實在話，你是不是想把你的女子嫁去嫁啊？」

「啊？這是甚麼人又在嚼牙巴呀……」

她不平的否認着：雖然實際上她確有對這種打算，而且已經有了對象。只是害怕那親家一口吞了恤金，女兒又很固執，她還守着秘密。這種事鄉長也很清楚，而且想成全她。因為那未來的丈夫是他的斗糧，此外便是那恤金的事了。

「我自己守了十多年節」，老婆子接着說，「現在我倒要逼自己的女兒來改姓了！還不要說對死鬼子不住，就是對活人吧，……」

「那我們就走罷」，鄉長切斷她：「好在我也不想當媒！」

於是他們一同走出茶館。

市街一面靠山、一面臨河，是非常狹窄的，整個市面都給頭纏黑布套頭的山民們塞滿了。一不小心便會被夾背扁担撞着鼻子。背上是隨時有人抵擋住的，要沒氣力你就休想通過。

然而，大塊頭却如入無人之境似的穿過去了。因為，一看見他走來，那些亂撞亂擠的人羣便都立刻閃開，而且還咕嚕着替他清道。朱老婆子有時也佔了這便宜，有時因為鄉長一過空際立刻又被填滿，她便只好乾着急了。好在身體很小，她也終於擠到了目的地點。

這茶館是兼代碾棧的，叫廣源居，同樣塞滿了各種長短肥瘦的人，鄉長一上階梯，所有的一切正在高談闊論的嘴巴，便都立刻換成一個調門，一接叫起茶錢來了。收荒的邁步搶先走向正中的兩張桌子前去。那是雙方參加講理的人聚集的地方，碗里的茶已經變成白開水了。

陣亡士兵張榮福的妻子靠了醫士坐着，神氣顯得消沉。她約有二十四五，身體強健，頭上纏着孝布。她是那種青水臉人，眉毛細長，心地是窄小的。她既不滿着母親的措置，對於

公公也並無好感。然而，習慣的力量卻又與教會她以服從。

她朦朦朧朧的覺得他們的爭執無非爲了他們自己。她左手支頤，隨下眼瞋坐着，誰也不爲理睬。當收荒的忙匆匆的嚷着進來的時候，她也不過極隨便的望她一眼，就又勾下頭了。

她的兄弟則憤憤的站了起來，自言自語的叫道：

「這真像是在蓮王婆呢！……」

於是把椅子一推，走出茶館去了。

他是上街重新邀那些走散了的人的。因爲等得太久，他們推說有事走了。其中主要的是豬牙子張傲，沒有他來，理信是無論如何講不成的。其餘的人倒都可有可無，來不來了無關係。

但老婆子却也相當着急。她怕時間一久，鄉長也許生起來，把她的公理丟下走了。她忙着轉回身去謝罪：其時鄉長已經在階沿邊的條桌上坐下來，正在同着幾個保長談着軍穀的事。他是以胃失和忘性大出名的，所以他不免自覺荒唐的笑了。

「啊，老實話呢！」他驚叫着；「你們的人稿齊沒有呀？」

「背時的豬牙子又走了！……」

「要得要得，大來齊了，你招呼一聲好了。」

於是便撇開那老婆子，望了條長門嘆道：「人言齊當官哩！」

「他後來又不嫁呢？」難道真是老德風假，嫁不得配對去？」

這所謂他是指前一位婦長說的。他拒絕繳納軍糧，說是攤派太不公，對於其妻家嫌他事大塊頭靜靜的懶睡著他們一面喘氣不及似的籌着算子：那是一只枱和他的身軀相稱的腰，大的鼻子，毫毛很長；而在無事的時候他愛捻着牠們消遣，沉入忘我的境地當中。

當他正把衙繳的命令用了幾個粗字眼宣佈出來的時候，豬牙子同着醬土，以及別的兩個論客齊擠上階沿來了。和一般豬牙子一樣，張傲是頑固的和喜歡叫囂的，時常抓住兩旁當量事人的手臂強硬他們成交，多少有點專橫的神氣。

對於豬牙他是堅決不放手的。他的殺豬匠大兒子早已和他分開住了，老婆又在兩三年前拋棄了他，他不能不需要一種毫無代價的勞役。他有風濕病的，他的頭上蓄着一節毛辮。

因為那種長期的吵鬧，他的嗓子是被曬的，但是聲氣却是很不小。一進齋館，他便破起喉嚨嚷道：「……」

「茶錢茶錢！」他把大家交等了哇哇叫，會聚以難索。

「像這樣，」一個吃開菜的蒼老問道，「聽說行市疲啦？」

「架子豬還不錯，」他回答着，一面在那親家的對角坐了下來，「奶豚子就沒人敢伸手了！不過行市快也沒有我的事，你才上勁，禍事又臨門了，那大橫豎又有大給你作對！……」

他後一句話是暗指他的親家說的，便從他的神氣上也猜得出大半。因此朱大娘回嘴道：

「甚麼人在和你作對哇？有話明言，不要偷着咬人！……」

「這個話說得好，」可惜把你自己也比成狗了！……」

「比成狗就比成狗，」因為大家都笑起來，老婆子更感覺不光采了，「像是我請你來開這門親的呢。好不羞死人啊！今天找這個來做媒，明天找那個來，把腿都跑斷了！……」

自從講理以後，這兩親家一見面總要鬧一場的。因此，既然，是開了頭，收荒的於是忘

乎其形，數說起開親的歷史來了。這是冗長而瑣碎的，其間雖然有清不少事實，但也不免捏造，與乎誇大誤會。而豬牙子則隨時看準這些事實之處加以襲擊，只有那媳婦對此絲毫不感興趣，甚至因着臊面而臉了。

她起初身子一車，把臉迴避開收荒的；隨後又望她恨恨的瞪着眼睛終於懇求似的囑道：

「媽，你老人家少翻一點陳賬好麼？……」

「嚇，不是他說起頭我就開口了嗎？」

「那麼你又扯下去囉！」

女兒嘆了口氣，扭着身子翹起嘴把頭埋下去了。

不曉得這些真明其妙的糾纏使她厭倦，便是理信她也不高興講的，丈夫的犧牲已經使她變的更脆弱了，她倒只有隔絕開這人世，在孤獨中去咀嚼她的悲苦。她覺得同任何一方面同居對她都是沒好處的，他們只在爲着自己打算而已。

然而，老婆子終於停止了她的嘮叨，因爲鄉長終於隨着輿情走過來了。那醫士曾經同他爭過幾句，所以他生氣把身體望着一支圈椅里一塞，一面含譏帶諷的嘆道：

「你們幾盤幾碗都端出來哇，不然又說我不管閑子！……」

「要得」，一個人附和道，「講完我們還要趕場的呢。」

然而，一到正式說話大家照例拘謹起來，誰也不願張口。

「噢，」鄉長於是又嘆叫了，不要客氣呀！就像吃油大樣，……」

「媽，你老人家快說啦！」

醫士催促着他的母親，但老娘子推諉道：

「你懂我懂甚麼哇？他道理長讓他先說了來！」

「怎麼我先說嘞」，豬牙子調笑的叫了，「幾次都是你鬧起的啦！」

「是我鬧起的嘛？」收荒的生氣了，她拾拾屁股，身子朝前一聳，隨又一下坐了下去，「不是你左不準我接人，右不準我接人，我倒一天沒事幹了呢！才要兩天娘屋就屁滾尿流的來呀，像抽氣樣。啐回去吃望天飯——真羞死人啊……」

「我們是吃不起飯啦，」豬牙子回嘴着，「可惜還沒有向你伸過手呢！……真是豈有！開口我窮，閉口我窮，大家都是帶了眼睛的，看看是不是把她的人給餓瘦了啦！」

「你總是一天都在拚珍饈美味給她吃啦！」

「珍饈美味沒有，飯總是給她吃勻稱了的！唉，就是去年冬天要了兩個月娘屋，我也還給你量過一斗米呢？沒白吃吧！……」

「那是優待穀啦，你倒來細面子來了！」

「管牠甚麼，我們請鄉長說好了！……」

「朱大娘啦，」大塊頭證明道，「這個你又亂說了呢！你證書唸時候才要到的哇？等把手續辦好，你又死了。老實講，給你發了三個月的，已經算是大面子了！」

「那就怪了」，警士搖搖頭說。他一共打了一年半的仗啦！

「他就打了十年仗又怎樣呢？」鄉長氣憤的切斷了他。『當得初到時，我既內勤？』

大塊頭是連頸子也漲紅了，因為那份優待一早便在支付，而且現在還在領的；只是已經

落進他的腰包，所以他氣憤了。『既而干麼了！』

於是他就打子十年仗又怎麼呢？他叫着，『難道該我私人抓荷包嗎？虧了你自己也是吃

公事飯的；你當是跟甚麼，現在來不到子『麻麻』的說靠不住，凡事都要講個緣故。』

「我聽說一天……」

警士沒有回得來嘴，因為就經驗說現在的公事確乎異常認真，但為維特干綱警士的帽子

，他也終於哼道：『不該……』

「我不相信係對問……」

「我去問……」鄉長噘着嘴笑了；「這想也猜得到呀，有人在便優待專了就只有懶懶領了」

像你那樣講，政府還不敢打仗了呢！」

「這個話是對的」，有人打着合聲，「世界上那有騎變頭腦的事啊！……」

別的人也承認為鄉長的話沒有懷疑的餘地，而且這是習俗上所不許的。何況他們現在只

想趕快結束這場評議，好去料理自己的正事。於是關於恤金的插話，也就無人再提說了。

然而，和從前一樣，一到正式談話的時候雙方當事人同樣感到拘謹，覺得沒話說了。你推說我先講，我推說你先講，而終於爲了一句無心的怨言互相爭吵起來。但又幸虧有着這點爭吵，彼此畢竟把話扯到正經問題上來了。老婆子中言她的女兒在婆家實在過不下去，豬牙子則逐一認真的反駁着她。

他摧毀着那親家母所有例舉出來的事實，又打賭道：

「口說不爲憑，我們開隣右好了。說了假話拿大糞灌他！……」

「那總是我該灌大糞囉！可是爲了一點小事也×娘搗×的罵呢。爲了點甚麼呢。早飯宴了一點！這就把大糞破了！……」

「我只問你一句，」豬牙子站起來了，「是甚麼人說的！」

老婆子沒有說得出來。於是他的親家嘲弄的笑了。

「怕是城隍廟的鬼給你說的呢！亡他嚷叫着，重又坐了下去。」「她又不是三歲兩歲的人了，大家叫他說句良心話啦！……」

這所謂她是那媳婦，然而她起一聲不響。但這不是因爲老婆子說了謊，她的過錯只在過

於驕張。她的不變的原因還在別一方面。她早已對這種毫無休止的爭吵不耐煩了。

他們應該知道她是什麼都不在乎的。她現在只求一個清靜，不要像展覽似的把她擺在茶館里讓衆人鑒賞。不比從前，她現在是寡婦了。她現在只需靜悄悄的來打發她的歲月。

然而，因為她的悶聲不响，收荒的生氣了，她忍不住直截了當的叫道：

「總之，不管你說王天，我是要把她接回去的！」

「要得呀」，豬牙子拖長了聲音回答，「只要天地間有這個道理！」

「怎麼沒有這個道理哇！那個死鬼子在我沒說了，年紀輕輕的，你屋裡有多餘的人我也不說了。這個道理隨便你擺在那里講也講得通的！」

「這下就說到題目上來了啊」，有人激賞道，「豬牙子，看你怎麼說啦！」

「我麼，還不是上兩回說過的，要回去就不行！大家都是養兒養女的，像這樣還沒人敢

接她呢！淘了好多的神，……」

「我只問你一句，」老婆子切住他，「她男人在我該沒有要過人啦？」

「還不是一樣麼？她橫豎總是我張家的人啦！」

「這樣好麼，」鄉長忽然提高嗓子說了，「依道理自然朱大娘說不去。不過現在男的既